



诗书薪火

復旦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
荣休纪念文丛

蒋凡卷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詩書薪火

暨旦大學中文系教授
蔡仲紀念文集

蔣凡





诗书薪火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荣休纪念文丛

蒋凡卷

羊列荣 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书薪火—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荣休纪念文丛
蒋凡卷/羊列荣编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6. 12
ISBN 7-5325-4507-5

I. 诗... II. 羊... III. 蒋凡—纪念文丛
IV. K825.4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3296 号

诗书薪火

—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荣休纪念文丛 蒋凡卷
羊列荣 编

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

(1)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印 刷 启东市印刷厂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印 张 15.875
字 数 410 千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—1 250

书 号 ISBN 7-5325-4507-5/I·1889
定 价 38.00 元



蒋凡近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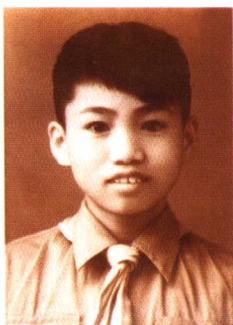
1995年4月5日与
日本京都大学田中谦
二先生合影。



1999年6月摄于
法国巴黎。

1999年5月在台
北钱穆故居与徐中
玉先生合影。





中学时代



小学时代



大学时代



2000年“文革”后与夫人汤娟合影



1999年6月
摄于奥地利萨尔茨堡。



2000年在苏州大学
百年校庆时与钱仲联
先生、顾易生先生合影。



2004年4月与王
元化先生合影。

蒋老师从教35周年留念

二00四年六月



从教三十五周年退休纪念

2006年6月师生合影



蒋凡先生主要著作



在先师朱东润教授书法作品前
留影纪念



在先师郭绍虞教授书法作品前
留影纪念

序

徐中玉

得与蒋凡教授为同行熟友虽已多年，也读过他著作不少，但读到了他惠赠的两大册《蒋凡学术论文集》后，才知他的佳作，比我读过的还多得多，更感敬佩。他所著以研究我国古代文论及古典美学为主，但也已出版了不少研究古代文学名家名著的书，甚至在此之外，并还出版了诸如《周易》研究的一系列很深厚和颇大众化的著作。因此觉得蒋凡教授的学术贡献，是专精之学与基础之学的结合，广博与深入浅出、雅与俗的结合，精专之后又回过头来化为平易明白，生动可读，把一般不易把握的古书和优秀文化传统资料，娓娓道来，使一般读者都能受到良好的影响，有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，人文精神深入人心。读他的著作，既可见其底蕴之深厚，条分缕析之切实细致，又可感觉凡其所得之深意，还真能用清晰、生动的文字写出来，给人们开了扇启蒙的大门。他愿意这样做，又确能这样做好，我既服其志，又赞其能。这样的学人甚少其匹。

研究我国古代文论、古典美学，面对的是我国数千年之久的无比丰富、多样的优秀文化、文学遗产宝库。这个宝库历经轻视、鄙弃，甚至斥为祸根，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“死了张屠户，不吃混猪毛”，似乎真正的革命，必须先要彻底批判，否定、抹煞过去一切的成就与成果。直

到改革开放以来,才逐渐有所反思,这样对待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,是非常不明智的,非常错误的。蒋凡教授的这些著作,为发扬古代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作出了新的阐释,很有意义。

在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里,最近二十多年来,在前辈陈中凡、郭绍虞、朱东润等先生始创、开启的基础上,已继续做出了很多成绩,有了可喜的发展。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,极“左”思潮的没落,西方比较文学资料的涌入,有志参加这一研究课题的中青年学者大为增加,各自独立思考,自由选择,各展其长,无论专著、散篇、通史、年代史、文体史,各种专家、专书、专题的研究,以至资料的汇编、选编,辞典、工具书等等,都已琳琅满目,蔚为大观。数量多了,逐渐就能在质量上也有提高。已成立二十多年的全国性学会“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”已开过十次年会,出版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》二十多本,凝聚了同行的友谊,推动了研究的进展。蒋凡教授多年参加上面这些工作,他勤劳不息、精进不止的精神,鼓舞了大家共同前进。

对我国古代文论、古典美学的研究,虽已有显著进步,其发展前景,其实还能更加深广,大有余地。历史发展的研究尚多限于一些名家、名著的范围,新发现的极少,例如清代乾嘉学者,其实不仅考据有功,文学思想不少也极高明,但至今都不了解。对这些名家、名著的研究,多限于其直接论到文学的文字,对现成观念加以联接疏理,而很少注意他们大都有很多诗文创作,其中每有远比其现成论文之作更为丰富的资料,可供对照扩充,如苏轼并无专门论文之书,其实古代作家之中,论文谈艺最丰富、多面、精卓的,苏轼实居第一位。历史线索不清楚,问题之间缺乏纵向的探讨。文学与绘画、书法、戏曲、小说之间,在同时代应是互相联系、补充,形成一代风气的,但文学批评还极少作相关比较的探索,而与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思想相关学科的联系,更只有前面一段简介,实际未成系统。历史的局限,主观认识的局限,在我们身上,都存在不少,相信在今后,情况会好起来。社会在发展,要求在提高,学问是做不完

的,永远不可能“毕其功于一役”。蒋凡教授将荣休,他的潜力仍很大,深信他今后一定还能层出不穷,不断写出新著。他是休息不下来的。

这次我还读到蒋凡教授《忆吾师》总题下两篇文章,即他回忆郭绍虞先生的“学海扬帆十七春”,与回忆朱东润先生的“永远向前的足迹”。两老是在复旦学习与任教时的导师,他是两老的亲切助手。两老也是我六十多年来先为引路人,后为同在中文系的同事。1939年我在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即考入迁在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治宋代诗论,直接导师陆侃如、冯沅君两先生,校外导师就是尚在北平燕京大学工作的郭老,迁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工作的朱老。此前我只读过郭老的大学丛书本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上册,朱老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发表的研究文章,从未相识。但建立了通信关系之后,郭老就从北平赠我两大册《宋诗话辑佚》,这是对我最有用也极不易得的。从那时起,一直到两老最后都在上海工作直到逝世,我在同济与复旦,是与郭老同事,在沪江,是与朱老同事。我得以大半辈子都承两老给予指导,一直想把对两老的回忆认真写出来,却至今尚未完成。蒋凡教授所写,文情俱茂,对我一定也要写出对两老的回忆,是一大推动与鞭策。我们这一代人,应该保持对引路老师的无限尊敬感激之情,两老的开辟古代文论研究之功,是任何泡沫式的新潮、时尚,都不能替代抹煞得掉的。

2004年10月25日

传统资源：具体中的普遍性（代序）

王元化 胡晓明

胡晓明(以下简称胡):我记得,在华东师大思想所召开的跨文化对话国际研讨会,以及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心召开的古今汇通讨论会上,你的发言都谈到了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,以及传统资源的开发问题。从你的《九十年代日记》来看,有一条线索,越是到了最近几年,在你那里,这样的思索似乎越是加强了。我知道,对于这样一个富于现实意味的“话语”,学人们切入的“进路”是不同的。我想先生大概是从研究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那时开始引发关注的吧?

王元化(以下简称王):应该说从写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时就有了这种想法,但是背景不一样。关于《京剧和传统文化丛谈》那篇文章,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处境问题,我以中国戏剧为例,阐明它所显示出来的中国文化在思维模式上的特点,与西方戏剧的不同,由此引出不同文化所具有的特性问题。从多元化角度来看,中国的这种不同是否也有存在的价值。

中国的艺术在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上,与西方不同,它不强调“知性分析”,而更强调主客观的和谐、交融

胡:现在学问往专家那里走,大家都不再讲文学与文化了。其实,文学

艺术是民族文化的精神之花。从文学艺术去理解一个文化的特点,仍然不是一条路径。那么,透过中国文艺来看,文化与思想的特点如何呢?

王:比如那篇谈京剧文章(见《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》,收入《九十年代反思录》)讲到的虚拟法、程式化、写意型,这种表演体系,和西方的所谓体验派的表演体系,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,或所谓表现派的,如狄德罗的表演体系,或者布莱希特的,诉诸理性、排除感情因素、所谓“间离效果”的这种表演体系,都有很大的不同。这就是中国的戏剧在艺术的审美观的基础上与西方的不同。如那篇文章中讲到的,先秦时代有所谓六诗说(《周礼》)、六义说(《诗大序》)。比兴,确实是中国艺术的很大特点,可以说是中国一切艺术的基础。

胡:近现代大诗家如马一浮、陈寅恪都很重视比兴。我教了十几年的诗学,也认为,如果说一个中西诗学最大的区别,可能就是这个了。比兴消解了对列、超越了逻辑、突破了形式,甚至泯除了抒情与叙事的分界,等等,值得我们剖析它的文化思想内涵……

王:中国的艺术在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上,与西方不同。它是主客观的和谐。如刘勰的“心物交融说”,心是审美主体,物是审美客体。这就是心物交融。物与心徘徊,心亦随物宛转。而在西方,比较强调“知性分析”,毛泽东的“一分为二”不是源自中国的传统。中国传统不是说主体绝对站在客体之外,形成主客对立,或认为不是你消灭我就是我消灭你,它没有这种两极化的对立观念。所以中国只有“和而不同”、“群而不党”。这两句成语都说明,多元化是趋向一致的而不是同一的,是具有普遍意义的,但又保持了具体的差异性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往往把对立的两个观念熔铸成一个词语作为篇名。情采、神思、体性等等,都是将两个概念——情和采、神和思、体和性——融合在一起。它们本是分界开来的,或甚至是对立的,但刘勰把这两个本是分开来的观念联缀成词,变成一个范畴来讲,而且讲得很精彩。“文革”时我写的《文心束释》被抄走,

当时我很害怕，因为我担心我所称颂的刘勰的艺术和谐观会当作反对“一分为二”的反动理论，这是我写《文心雕龙束释》时没有意识到的。

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化都一致认同那惟一的共同理念。各种价值纷呈、对话、交流才是真实的世界

胡：龚自珍的“善入善出”，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中也谈到……

王：这在戏剧上也很重要。西方戏剧就是演员要完全进入角色。作家写对象就进入对象。据说巴尔扎克写羊，自己也变成了羊。相传，1919年芝加哥演出《奥赛罗》，有个观众一枪将扮演埃古的演员击毙，这个观众完全进入了戏里，丧失了作为鉴赏者的独立性。再如莫斯科艺术剧院首场公演《海鸥》，大幕落下后，过了两三分钟，观念才从他们所进入的戏里回到现实世界，他们才鼓掌。因为观众跟剧中的人物同休戚，完全沉入到里边了。中国人看戏不同，看得很悲的戏，也能叫好、鼓掌，这就是龚自珍讲的“善入善出”。中国观众再投入剧中时，仍保留住作为观众的独立性，他鼓掌叫好时，并不是没有感情投入的纯客观评价。相反，他鼓掌时，正是他投入了戏中，感情迸发，情绪最激动的时候。观众在鉴赏艺术品时既须进入其中，又须出乎其外，这种出入现象是刹那刹那、更迭反复进行着的。

胡：我想起马一浮说，做诗一方面要能够“香象渡河”，一方面又能够“羚羊挂角”，就是讲既要“入”得深透，又要能“出”得空灵。一个人的生命情调之中，也常作这样的转换。中国毕竟有儒家与佛家的智慧。如果我们把这些智慧开发，用在生活中，凡事就多了一种思路。

王：我在《九十年代日记》中曾引朱一新的“和介”说，也有同样的

看法。他说一个人对自己严正(介),而对别人却不妨宽厚(和),两者可以并行不悖,在生活中作灵活的运用。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好的东西。现在越来越可以看出,在现代化的转化当中,传统本身就有现代的意义在里边。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可以开发出来,融入到现代中去,成为普遍意义的因素。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化都一致认同那惟一的共同理念,而应该是诸家杂呈的世界。当然,没有惟一的共同价值,并不等于没有普遍价值。我们要舍弃的只是一种价值独断的世界。这种价值纷呈、对话、交流才是真实的世界。

中国文化当然要吸收外来文化,但不能仅仅是简单地通过移植的办法。中外文化的融化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

胡:今天谈论的全球化问题当然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。你作为参与者,比较了解历史,其中有没有思想脉络?

王:斯大林至今还有某种影响,这恐怕是许多人料想不到的吧。他曾提出过“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”(见《东方大学政治任务》)的口号,它在左翼政治文化领域中,曾发生过重大作用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,延安提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,直到八九十年代,还有“西体中用”的说法(最早是由黎澍提出的,可是现在人们只知道这一说法是李泽厚所提倡的了)。这些实际上都是“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”这一口号衍化而成的。目前讲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化,对很多人来说,传统只是一个空巢,里边什么都没有。用另外的话讲,实现“转化”,是制度上移植别的制度,在价值观上移植别的价值观念,只要移植过来就行了。